

史说
历小

香港地生死

恩仇

XIANG GANG DI
SHENG SIEN CHO

● 花城出版社 ●

● 吴有恒著 ●



历史
小说 香港地生死

恩仇 XIANG GANG DI
SHENG SI EN CHOU

花城出版社

吴有恒 著

香港地生死恩仇

吴有恒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1插页 160,000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470册

ISBN 7-5360-0609-8/I·553

定价：2.80元

目 录

春梦.....	1
朦胧.....	11
李子长感遇.....	20
罗浮山外史.....	31
梁启超求学.....	51
西樵旧事.....	64
香港地生死恩仇.....	94
香姑扯旗.....	127
群带路之变迁.....	139
秦始皇将死.....	148
《满江红》专案.....	156
小儿论.....	160

附录:

并非空洞的回声	林贤治	165
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春 梦

苏东坡谪居惠州三年，又贬后再贬，移往儋州安置，前去海南。他已六十一岁，自分此去必老死海南，无可能归来的了。路过广州，他同长子苏迈分别，曾吩咐：他死后就葬在海南，莫扶柩归故土。父子俩在江边洒泪而别。他心凄凉，茫茫然，感到已走到了人生的绝路。他聪明过人，文名满天下，素来不甘于失败。又善能达观，对于不如意事，可以不以为意。一生经过许多艰难挫折，未曾悲观失望，始终从容大方，风流倜傥。唯独今次，却失常，竟作穷途之哭。他极力使自己又复安静下来，不让别人察觉他内心的懊丧。他幼子苏过，还有个仆人陪同他去海南。他雇了一只篷船。按照行程，要循着西江水道上溯至粤西梧州，然后折而南行，改走旱路到雷州渡海。为了解闷，他索性沿途游山玩水，借以怡情适性，并表示自己胸怀坦荡，不以物喜，不以物悲。他顺路去游了西樵山。那是和罗浮山齐名的一处名山。罗浮山又名东樵山，他已游过。东坡有山水之癖，西樵山风景甚佳，游过西樵山，他情绪好了些。

从西樵山下来，便到了名为九江渡口的江面上。西樵山是临江的，这是西江的主流。古时候，沿江许多地方尚未冲积成陆地，东坡来这渡口时，正值春水涨，淹没了许多洲渚，江面很宽阔，烟波浩淼，气概雄壮，直情是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

人物。”啊！这地方，东坡见过？他忽然想起他旧曾游过的长江赤壁。这地方像赤壁。东边，西樵山拔地而起。西边，临江也是山，是石壁，“乱石崩云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”而远处，则云横雾漫，青峰若隐若现，未可际极。东坡作过《赤壁赋》，《赤壁赋》云：“东望夏口，西望武昌，山川相缪，郁乎苍苍。”此景色有点相似。东坡见此景色，心中高兴，叫舟子张帆乘风，逆流而上，又折回来，收帆止楫，顺流而下，以便如昔时游赤壁那样，得尽其观。东坡坐在船头，看船随水势，放乎中流，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，浩浩乎如凭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，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”他自己也飘飘乎，忘却了连日来扰乱着他的那些烦恼了。

船随水飘到了西岸，那里有一石矶，有码头可泊舟，亦是个渡口。一条河自西而东，从两山之间注入西江，形成较为开阔的一片平野。东坡叫舟子泊住舟，他要上岸去观览一下。那岸上有些店铺，是个墟市。贩夫走卒，人来人往，颇不冷落。苏东坡去一间小酒店里坐下，吃了碗糯米酒。他好饮酒，酒量却浅，微饮便有醉意。现在，他亦已略有醉意。酒兴引起诗兴，忽然想到：此亦壮游，不可无诗。却又一时想不起好句。“大江东去”那类豪言壮语，毕竟已成过去，不复切题了。但他又只熟识那类言语。他想不出好句，也就作罢，不复想它。

苏东坡带醉，离开小酒店，走出墟市外，信步而行。路旁是田野，农民正在割稻。当时，这里的农民，耕作粗放。冬天，江水退去了，在露出来的河滩地沼泽地播下种子，第二年春水涨时，禾泡在水里，水长禾高。必须抢在春水大涨之前收获，否则，禾就全被水淹没了。现在，农民正在割这种冬种春收的稻子，劳动得很紧张。东坡驻足而观，觉得新奇。

这时，有一妇人，手携饭楺，胸前奶着婴儿，从路上走过来。妇人是给割禾的农夫送饭的。大概是给丈夫送的吧？她头髻蓬松，肌肤黧黑，衣服褴褛，是个农妇。她来到东坡站立处，站住了，向水田里劳动的农夫吆喊了一声。东坡见此妇人，他借着酒意，又想吟诗，便随口吟了两句：“云鬓蓬松两乳乌，手携饭楺去馐夫。”他用中州音吟，以为妇人听不懂。不料妇人紧接着就续了两句：“是非只为多开口，记得朝廷贬你无？”用的也是中州音。苏东坡大吃一惊，手足无措，汗颜无地，连忙赔礼道歉说：“老拙唐突失礼了！失礼了！”妇人说：“‘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。’野人不拘礼。”东坡忙又惭愧地说：“是，是。”然后长揖而问：“请问大家，何以知老拙被贬？”妇人说：“你文章传海内。昨天你在西樵山上题诗，这里马上就有人传抄回来了。你名气太大了呀！我怕你还会惹祸。”东坡忙谢说：“善言！善言！请教，该怎样才能不惹祸？”妇人说：“你也曾富贵荣华，那只不过是一场春梦罢了。你还争那浮名做什么？名者，实之宾也。不如务实。”东坡忙又谢。妇人却已离他而去，不再同他谈了。妇人上了割禾的农夫划近岸来的小艇。东坡望着小艇轻摇，又荡了开去，他发了呆，呆若木鸡。

苏东坡惘惘然，回到载他来的那篷船上，吩咐舟子今天不开船，就在此歇宿。东坡想再会那妇人一面，重申歉意，再求赐教，却又怕孟浪。一个男人，贸然径自去找个女人，这会被人认为非礼的。何况他连那妇人的姓名、住处也不晓得，无从去问。那妇人非寻常人也。她片言只语，道出了精粹的哲理。东坡在惠州，自问已够服罪的了。他安贫乐命，不复有东山再起，致君泽民，建功立业的意图，只求不再起风波，让他得以闭门不出，离尘避嚣，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，他就满足了。他

打算长住岭南。曾有诗云：“罗浮山下已三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妨长作岭南人。”又有诗云：“白头萧散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！”平和淡泊，全无怨气。不料仍因此惹祸。宰相章惇见诗笑曰：“苏子尚尔快活邪？”又贬他去海南。章惇同东坡做了四十年朋友，何以对东坡如此狠毒？是由于政治主张不同么？这两首诗，丝毫不涉及政治。东坡百思不得其解，是以烦恼。刚才听了那妇人的言语，东坡忽然若有所悟。妇人说：“你名气太大了呀！”唔，是了。我总想以诗文名世，这就遭忌了。这样想，略觉明白。

那妇人非寻常人也。那么，她是什么人？她讲中州音，东坡猜想她大概是流人的妻女，随同犯罪的家长，流放到这地方来的。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？”那妇人也是经过一场春梦的。可惜未相识她家人，仅知那是个农夫。也许，那人不是流人，而是个偕鱼虾而友麋鹿的避世的隐士，知道他苏东坡路过此地，那人自必然会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”，问他苏轼“何事栖栖者”了。而东坡刚才又确实是言语轻浮，如被那么一问，那就真的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可恨者是自己这次贬而再贬，经不起打击，失去坚强地生活下去的信心，惶惶然若丧家之犬，以致意态失常，貽笑大方，悔之无及。东坡痛苦地谴责自己，发现自己一生以聪明自负，以道德文章自负，却原来只是个浅薄之人，见解和知识，比不上今天山野之间偶然遇见的农妇，相差远甚。二十年前，他作过一诗：“人家生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但愿生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此诗一出，传诵遍天下。自己亦洋洋得意，自以为才高八斗，普天下无有及得的了。及今思之，此亦适足以显自己之浅薄。“大智若愚。”“君子虚怀若谷，容貌若愚。”何尝有怨聪明误我的呢？聪明未误我，轻浮才误我。何

以轻浮？盖不务实之过也。那妇人之所言，是矣。

那妇人非寻常人也！东坡赞那妇人，忽然想起，此地自古多奇女子。东坡泊舟这地方，属新会县。南北朝时，北燕国灭亡，其宗族数百人，浮海南来，于此临江滨海地方，辟草莱而居，建立了新会县。他们善能团结地方民族。有冯宝者，与地方民族女首领冼氏结婚。冼夫人英雄勇武，睿智明达，在地方民族中极有威信。她屡平叛乱，安抚岭南，效忠于国。到八十高龄了，尚张锦伞，披甲乘马，亲自上阵，人称为锦伞夫人，是个了不起的女子。东坡心想：刚才那山野女子，莫非是冼氏夫人之苗裔？何其聪慧之甚也！此地原来就有文明，有教化，未可以蛮貊视之。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；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此之谓也了。

唉！朝云若在，必不许我轻浮。我心灵空虚了呀！东坡惭愧，想起他的亡妾。他来岭南之前，妻已死，仅朝云随他到惠州贬所，是他最亲密的伴侣。朝云其人，丽若朝云，温柔淡定。她在生活上照顾东坡，在精神上支持他。她跟着这犯官，颠沛流离，含辛茹苦，病死了，葬在惠州。东坡在她墓上立碑，题上几句话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这是佛偈，东坡本来不大信佛，但那时他信了。由于朝云之死，他感到正如佛经所说，四大皆空，世界是虚幻的。从那时起，他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。以后，再贬往海南，他就无力经受得起这意外而来的又一次打击了。没有了朝云，无人能讲知心话，对他慰解。现在，又想起朝云，东坡不自觉地又离船上岸，登上江边的小山，东向而望。他要望惠州，望朝云葬身之地。

惠州，是望不见的，连东樵山即罗浮山，在这里也望不见。只能望见西樵山。宽阔的江面上，波涛汹涌，风浪比刚才渡江而

来时更大。这小山上有棵大榕树，因为有风，树叶纷纷落。南方气暖，这树，冬天不落叶，春天，新叶长出来了，老叶才自然落，风过处，往往转眼之间，树上便换上新的嫩绿色，生意盎然。这树荫很广。东坡从树下走到临江的一片草地上站住，在那里，视野更阔，所见的江面更阔。他明知在那里也望不见惠州，但是，“登白蘋兮骋望，与佳期兮夕张。”他还是临江站住，下意识地企望也许能见到朝云的情影凌波而来。这时，天将暮了，大江上，除波涛外，什么也不见，连舟楫也不见有来往。空中，除云雾外，也无其他影迹。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东坡叹了口气，又是觉得这地方像长江。三年前，他同朝云南来，从长江转入鄱阳湖，在湖畔的昌都县逗留。一日，同朝云看湖光水色，曾作诗曰：“鄱阳湖畔昌都县，灯火楼台一万家。水浅沙明人不渡，东风吹老碧桃花。”此诗被人传诵，却生了个谣言，说他有一爱妾，名叫碧桃，不愿随他南行。他无奈，半路上逗留了多天，写此诗。这谣言很无聊，东坡不愿听，也不想辩解。他这诗，其实是写给朝云的，朝云是他的知己，唯有她，才懂得这诗。

苏东坡一生，屡受贬谪。第一次是十八年前，那情况最严重。那时，他任湖州太守，突然，朝廷派钦差官来逮捕他，押解赴京，罪由是他吟诗诋毁朝廷所行的新政，并影射攻击皇帝。他向钦差官请求，让他和家人告别。全家人都惊惶痛哭。东坡对家人说了个故事。说的是真宗皇帝时，下诏叫各地举荐人才。诗人杨朴受荐，不肯应征。地方官捉了他，押送赴京。皇帝问他：“你这次来京，有人作诗给你送行吗？”杨朴说：“没有。仅臣妻有一首，诗曰：‘更休落魄贪杯酒，且莫猖狂爱咏诗！今日捉将官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。’”皇帝大笑，放他回家。故事说完，全家人都带泪而笑。朝云笑得最甚。东坡问她何以笑得最甚，朝云说：

“诗人不会因此就戒作诗的，讲这故事的人也不会戒作诗。‘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’我喜欢这样的人。”东坡默然，心许朝云为知己。

东坡抵京，坐了四个月牢。东坡承认讥刺新政，但不承认攻击皇帝。皇帝也不认为那是攻击他。东坡曾作过一阕《水调歌头》词，词曰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皇帝赞赏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这句话，说：“苏轼终是爱君。”但还是把东坡贬了，流放黄州。

东坡在黄州，领了几十亩官荒地，他亲自参加耕种。生活清贫，但精神解放，无官一身轻，成了个闲人。他有一篇记叙文说：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乐者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明，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。”

因为闲，特别是心闲，他便静观万物。

黄州在长江边，东坡曾两次去游相传是三国时代赤壁之战的地方，前后写过两篇赋。他写道：“客亦知乎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。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唯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

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他已经能够哲理地观察事物了。他的诗文也大有进步。这两篇《赤壁赋》，还有《赤壁怀古词》，使他的名气比被贬前大得多，成为无可争议的文章泰斗。东坡感到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亦足以自豪。黄州地方山川壮丽，东坡放浪形骸，纵情风月，寄意诗酒，自得其乐。那时，朝云最理解东坡这种心思。后《赤壁赋》讲到东坡与客欲月夜游赤壁，“已而叹曰：‘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如此良夜何？’客曰：‘今者薄暮，举网得鱼，巨口细鳞，状如松江之鲈。顾安所得酒乎？’归而谋之妇，妇曰：‘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时之需。’于是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。”那妇，即是朝云。只有她，才知东坡有这种不时之需。

但是，东坡也有苦闷。在黄州七年，终于遇赦。临离开时，有妓女李琪，求他题赠，他题道：“东坡七载黄州住，何无一言及李琪？恰似西川杜工部，海棠虽好不题诗。”好个“海棠虽好不题诗”！东坡还是有无限情怀，未能尽诉的。他因吟诗得罪，来此接受管制居住。他在自己的农田的东坡，筑屋而居，自号为东坡居士。他写了副对联，挂在屋里：“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莫题诗！”这是友人告诫他的话，他写起来当座右铭了。“不题诗”，“莫题诗”，噫！多少辛酸味！这种心思，只有朝云才最能理解。她为东坡抄书抄稿，她懂得诗人，懂得诗。

东坡获赦，复被起用。这时，新政行不通了。大办官营商业，意欲控制物价，沟通有无，反而使官僚们借以营私舞弊。发放农业贷款，规定青苗时发放，禾熟后归还，意欲济农，反而使官僚们借以强迫农民借高利贷，受重剥削，经手者从中得利。其他各

项新政，大致也是这样，都反而扰民。这时，朝廷起用前曾反对过新政的官员，苏东坡因而被起用。不久，他升任翰林学士，专职代皇帝起草诏书。那是堂而皇之的合阁文章，只能照一定的格式写，一点也由不得你有所发挥的。东坡性情豪放，不想做这工作，可又不能不做。他流放了几年，身在下层，颇知民间疾苦。他有经世济民的设想，执政者认为他那见解近乎新派，不肯采纳。新派又认为他是旧派，对他仇视。自从形成了两派对立，官员们便更加互相勾结，互相攻讦，以争权夺位为要事，真正忧国忧民的，很少很少了。其中仍有几个正人君子，却也囿于成见，不能共处。东坡感到寂寞，感到孤立。一日，他退朝回家，闷闷地抚摸着自已的肚子，问家人曰：“你们说，我肚子里藏着些什么？”家人有说他满腹经纶的，有说他满腹文章的，唯独朝云说：“学士满肚皮不合时宜。”朝云真是东坡知己，只有她，才知东坡不合时宜，而且赞许他不合时宜。

知己难得啊！可惜，如今，朝云也没了，再也见不到她了。而他苏东坡呢？他果然不合时宜，又陷冤狱。连他诚惶诚恐地代皇帝起草的诏书，也成了他的罪状，说其中有影射攻击先皇的言语。他被贬到惠州，又贬往海南。没有朝云，他满肚皮不合时宜的心思，就更无人识解了。

东坡望不见朝云，他渐渐地又自己清醒过来。古人云：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”刚才那农妇，不就识得我吗？她不仅识得我，而且是我良师。她劝我务实，不要争浮名。是了，我应该实实在在地做些事，我还可以做事。我自己不倒，别人是打我不倒的。我应该有浩然之气。“孟子曰：‘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’是气也，寓于寻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间。卒然遇之，则

王公失其贵，晋楚失其富，良平失其智，资育失其勇，仪秦失其辩。是孰使之然哉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者矣。”东坡在惠州，曾为潮州韩文公庙作碑文，现在，他忽然想起他写过的这段文字来。韩愈是唐朝人，被贬到潮州，他的遭遇和东坡相似。东坡那碑文还说到韩愈的精诚，“能开衡山之云，而不能回宪宗之惑，能驯鳄鱼之暴，而不能弭皇甫镈、李逢吉之谤，能信于南海之民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。”以前，潮州人未懂得学文化，韩愈贬到潮州，创办了学校，文化才发达起来，潮州人至今一直纪念着他。东坡想起韩愈，自觉心头落实了，不再茫茫然。韩愈能做到的，我苏轼也能做到。我就学韩愈那样，去海南教当地人读书识字吧！这比代皇帝起草不知所云的诏书还有意义得多，这就是务实。

东坡不再临江呆望了，他踱起步来，精神兴奋，口中念起他称赞过韩愈的话：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。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运，其来也有自来，其逝也有所为。”东坡要有所为了。他走下江边，回到船上，明早，他就又开航了。他想早点渡海，早点去开始他尚未体验过的另一样的生活。正是：

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
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。
空余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声。
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

东坡到海南后，才写这诗。这是后话。

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

朦 胧

他朦朦胧胧，不知见了什么，想着什么。

窗外，月色朦胧，影象朦胧，不知是月圆月缺。屋内，一灯如豆，灯光摇闪不定，物体也像摇闪不定，墙壁、梁柱、书架子、书桌子摇闪不定，桌子上放着稿纸，纸上写了字，也摇闪不定。那字儿在灯光下浮起来，沉下去，又浮起来，渐渐模糊。他坐在屋里，觉得许多物事都虚虚浮浮，像存在，又像不存在。他正在编辑他自己的诗集，要将自己一生的诗作选一选，值得流传的，留下来；不值得的，删了去。他把那些诗稿看来看去，却觉得自己一生，是做了一场梦，竟然也像是虚虚浮浮，不存在的了。古时有个人叫庄周，梦见自己化为蝴蝶，栩栩然而飞，醒后反而怀疑，到底是庄周化为蝴蝶，还是蝴蝶化为庄周？而今，千余年后，到了大唐朝大中皇帝在位年间，又有这么样的一个人，怀疑自己做着蝴蝶梦，对着桌子上的诗稿，朦胧中，那稿纸化为蝴蝶，他自己也化为蝴蝶，飞了起来。他心有点惊怯，要把飞起来的异化了的自己拉住，突然，他的手抓了搁在窗台上的一架瑟，铮然一声，抓响了弦子。他醒过来，双手将瑟捂住，生怕惊动了谁。许久，才又意识到这屋里除他以外无其他人。他叹息了一声，自言自语地微吟：“三更三点万家眠，露欲为霜月堕烟。斗鼠上堂蝙蝠出，玉琴时动倚窗弦。”用手抚摩那漆着锦彩的瑟。

这时，他记忆起一个人，那是个女子。二十年前，女子同他相别，将这锦瑟交给他，对他说：“古时的瑟本有五十条弦，黄帝听素女鼓瑟，嫌声悲，将它分而为二十五弦。如今我们俩相分离，你二十五岁，我也二十五岁，你就把这分离之物带去作纪念吧！”他接过锦瑟珍重保存。在他的观念中，那女子是个高尚的人，是个圣女。想起那次离别，他情怀惘惘，拿起笔来，作了一首诗：《锦瑟》

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
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
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
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他把这刚作出来的诗，编为他的诗集的第一篇，然后，又选出一首旧作《重过圣女祠》，编为第二篇：

白石岩扉碧藓滋，上清沦谪得归迟。
一春梦雨常飘瓦，尽日灵风不满旗。
萼绿华来无定所，杜兰香去未移时。
玉郎会此通仙籍，忆向天阶问紫芝。

他迅速地翻阅诗稿，把许多篇章撕去扔掉，然后，他的视线停在另一篇《圣女祠》诗上：“杳霭逢仙迹，苍茫滞客途。何年归碧落？此路向皇都。……”又沉入朦胧的回忆之中。

杳霭朦胧，他踉踉而行，旅途困顿。天黑了，他向一间道观借

宿。那是间女道观，例不能让男子借宿。观主是个青年女道士，问：“客从何来？”答：“从玉阳山来。”问：“有个诗人李商隐在玉阳山学道……”答：“是小生。”“啊！你就是吟‘初闻征雁已无蝉，百尺楼高水接天。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’的李义山？”竟破例接待。

女子问：“秀才！你‘点窜尧典舜典字，涂改清庙生民诗’，吟过：‘玉帐牙旗得上游，安危须共主君忧。窦融表已来关右，陶侃军宜次石头。岂有蛟龙愁失水，更无鹰隼与高秋。昼号夜哭兼幽显，早晚星关雪涕收。’忧国伤时。你十六岁就以文章驰名天下，十七岁，宰相大臣聘你当秘书，代他起草奏章笺议。你有济世之志，济世之才，为什么又去学道呢？”他答：“用我之人，并不是心存济世，他不过是要我去舞文弄墨，为他涂脂抹粉，装门面罢了。‘宣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’这世道，是古今一样的。世混浊而不清。我学道，是想避世。”女子问：“避得了吗？”他答：“避不了，我忘不了众多的凡人。我曾想：我纵然修成仙，那又怎么样？天上冷清清的。‘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’”

女子微笑，轻声地说：“仙女也思凡，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得道了。”女子说这话时，含情脉脉，在她看来，秀才人如琼林玉树，诗也如琼林玉树。在秀才看来，女子冰雪聪明，秀气感人。他因而吟曰：

紫府仙人号宝灯，云浆未饮结成冰。
如何雪月交光夜，更在瑶台十二层。